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因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乃二三子以為隱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悉本先王之舊而推明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論又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廣大

配天地昭明配日月潤澤配江河其切於民之生也譬之菽粟布帛耒耜釜鬲不可一日闕噫文至是極矣其太初之元氣乎一時並出章教如老莊諸家之說閎深竒詭非不古也崇獎虛放闊略事實鄙談法制鮮及倫

理憂治君子罕訓焉惟是秦漢書疏去古未遠三代之遺風猶在敷陳理要功利生民裨贊世教究治亂之原而不詭乎帝王之道直而不激婉而弗迂曲而中簡而該博而要使聽之無怒循之寡失自六經四書而下謂

文之古不在茲乎監察徐君獲
是本於三泉林監察之所傳讀
而說之謂是傳宜廣以不負博
我之教但斷自漢始而黜秦備
采書疏而不及詔令秦治無論
也而文之古不可少乃詔令出
於

朝廷當有大手筆在固無假於秦
漢也惟士之資獻以言格君圖
治非文不遠非古不傳而臣子
告君之體要與文章家之型範
舍是斯下矣欲復古治當復古
文不得三代而思兩漢有志於
古者每搯擊焉監察憲古弘化

清治黜穢奏對有體稱名御史
是也嘗訂是編於前巡撫馬中
丞亦謂監察宜刻刻宜序序宜
委豹無以林卧寡營役以楮墨
或足以風其懶散忘世之意歟
校刻為南康推吳國倫申監察
命以速予言則吉安守黃國卿
刻板藏洞學使士之遊學于洞
者獲縱觀焉率監察意也監察
姓徐名紳字思行號五台以名
進士起家建德奉

命按江右茲得代行矣

嘉靖戊午季夏吉永豐雙江聶
豹書

賜書堂

燭

青宮
山亭

秦書疏目錄

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甘茂 對秦武王 諫秦武王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鍾期 對秦昭王

張儀 說秦昭王

孫卿 對秦昭王

范雎 說秦昭王 請間說昭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茅焦 諫秦始皇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諫二世用趙高

趙良 說商君

姚賈 對秦始皇

卷之二

齊

顏觸 對齊宣王 辭宣王

蘇秦 說齊宣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淳于髡 對宣王

無鹽女 對齊宣王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田需 對管燕

尹文 對齊宣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說昭陽息兵

魯連 諫孟嘗君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人 說楚襄王

中射之 說楚襄王

田贊 對荆王

唐睢 說春申君

明汗 說春申君

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說韓宣惠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荀卿 對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虞卿 對趙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趙括毋 上孝成王書

毛遂 與楚王決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惠施 對魏惠王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蘇秦 說魏襄王

蘇代 說秦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魏無忌 諫魏王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張儀 說燕王

樂毅 報燕惠王書

秦書疏目錄終

秦書疏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
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
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
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甘茂

對秦武王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

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
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
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
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
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
毋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毋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
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毋尚織自若也頃之
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毋懼投杼踰墻而走
夫以曾參之賢與毋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毋
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
若曾子之毋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
投杼也

諫秦武王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
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
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
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
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
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

越於會稽勝秦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
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
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
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
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
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
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
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
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
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

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
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謂而効之於
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
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嗣
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
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
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
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
罷怒趙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
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
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
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
得於臣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
明乎輕之爲重者王

鍾期

對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
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
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

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鍾期推琴對曰

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張儀

說秦昭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襁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襦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
隨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
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
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
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
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
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
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
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既和
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
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
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
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
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
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
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
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

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道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故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

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師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孫卿

對秦昭王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
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
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
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
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
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
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
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
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
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
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
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
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范睢

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
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王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
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為太師載與之俱歸
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率王天下
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
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入骨肉之間願
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
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
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
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
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

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
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滕行
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
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
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
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
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
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
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
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
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
廼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
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

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蹠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彘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

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魏奈何對曰王上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與小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請問說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齊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爲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

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
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
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
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
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
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
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
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
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
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
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
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
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掾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紕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

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隊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旣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兎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願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鈺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

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茅焦

諫秦始皇

時秦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曰

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

雍殘戮諫士桀糾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皆瓦解無向秦者臣切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大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二世用趙高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昔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趙良

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

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
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
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
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
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
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
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關非
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刑是
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
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

也公子處柱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姚賈

對秦始皇

始皇用韓非言召姚賈而問之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白有何面

目復寡人對曰

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

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

敢以虛願望於上

注無功而願賞虛願也

秦王曰然乃復使

姚賈而誅韓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齊

顏觸

對齊宣王

宣王曰王者貴乎士貴乎顏觸對曰

士貴耳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
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
無羞亟聞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
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

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
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
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
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
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
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
貴也

辭宣王

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
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
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
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
則再拜而辭去

蘇秦

說齊宣王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
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

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令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譏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以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淳于髡

對宣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

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衆乎淳于髡曰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罽黍梁父之
陰則邳車而載耳邳却也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髡
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浥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無益女

對齊宣王

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堊奈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
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
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龍䟽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
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
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
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秦攻趙長平趙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
齊王曰

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
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
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
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喻宜救夫之急
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
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田需

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
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

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鶩有餘食下宮糝羅紈曳
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
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
易得而難用也

尹文

對齊宣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
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
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通甚也不足以立功
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通相罷弱而兩歸其
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
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
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
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
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
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
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
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
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

說昭陽息兵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

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執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

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魯連

諫孟嘗君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舊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鐔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擗於咸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

之柰何莊辛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蜀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啣鱧鯉仰鑿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沿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
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

說楚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力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
王聞召而問之楚人對曰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
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
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
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郟邳者羅鷺也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自而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_也射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_此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
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
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
好而不厭則出寶弓鎔新繳射噉鳥於東海還蓋

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卽墨顧據
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
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
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磬
新緹涉鄙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
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鼓
砥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夫先王
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
尚有報萬乘曰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
大王弗取也

中射之士

說楚襄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襄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

之士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田贊

對荆王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生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替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也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

唐睢

說春申君

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

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孟賁專諸不待西盛兵而即稱勇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博頭有刻梟鳥夫一形者散爲衆棊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明汗

說春申君

春申君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百一見

明汗曰

君亦聞騏乎夫騏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羸之騏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

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

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

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

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
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
質剽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
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
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
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
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
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
函谷以害山東矣如北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韓宣惠王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
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
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
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
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啖芻無
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
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
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以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
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
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
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
鷄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
臣竊爲大王羞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
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
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
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
是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之憂
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

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庸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

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

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

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

實伐空韓伐韓非秦所急恐趙不以為德故終臣

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

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

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

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

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
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
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
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
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
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
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讎柞
卽酬酢之誤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
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
於趙三公當是外誤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爲上
交今乃以邸罪取伐邸抵同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
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韓齊危社
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
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
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
成慮而熟圖之也

荀卿

對孝成王

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
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

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直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許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橐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再對孝成王

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而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虞卿

對趙孝成王

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割地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再對孝成王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

王於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
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
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
而與秦易道也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括不可使將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
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
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
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
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毛遂

與楚王決從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
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
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
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
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

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

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菟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惠施

對魏惠王

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昧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窰襲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蘇秦

說魏襄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
新都新鄆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田舍廬
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絕鞞鞞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
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

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披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
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
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
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
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
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
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
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

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其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蔽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蘇代

說秦王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

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言魏相見秦害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我趙之謀臣自我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言甚降下於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

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魏無忌

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感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

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

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埭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

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隨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從之不成也已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以謂道可
至矣已亦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人趨
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
若恣睢奮擊啣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
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
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
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
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
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
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
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
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張儀

說燕王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以其姊爲代王妻欲

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劫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樂毅

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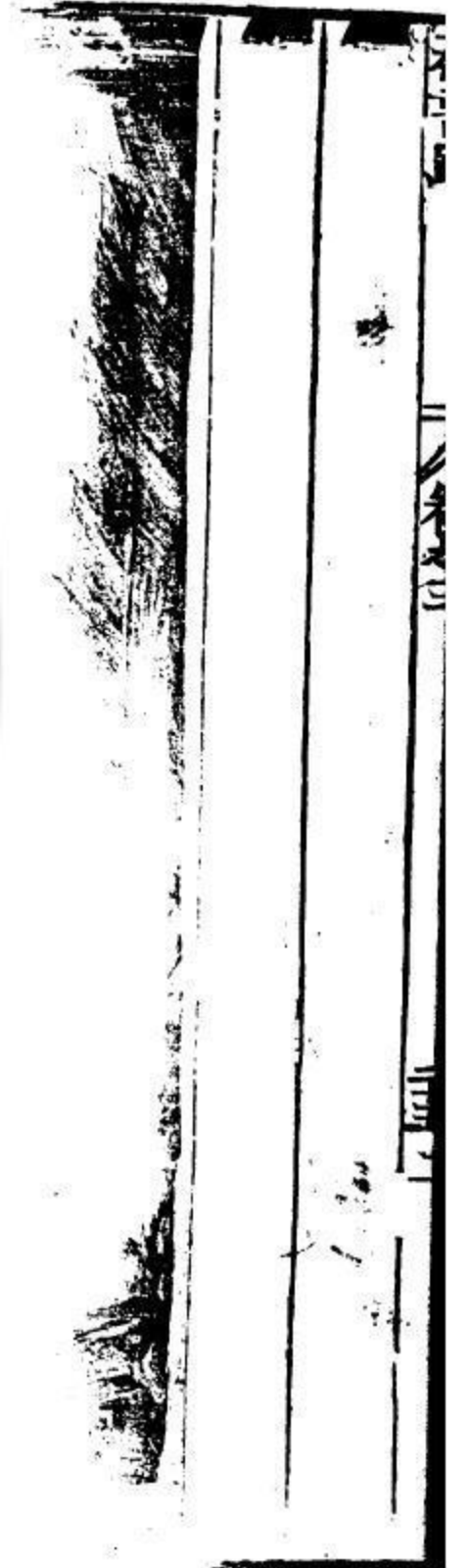
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

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
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世
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
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
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
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
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
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䟽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高帝

張良 諫沛公居秦宮 對漢王問計

勸漢王封韓彭 勸高帝都關中

蕭何 勸漢王王漢中

韓信 對漢王問計

陳平 對漢王問計

三老董公 說漢王伐楚

酈食其 勸漢王屯敖倉 說高帝都關中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陸賈 對高帝

田肯 上高帝

叔孫通 諫高帝易太子疏

欒布 對高帝

薛公 對高帝問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漢文帝

宋昌 勸代王入帝

賈山 上文帝至言

季布 進文帝

賈誼 上文帝治安策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復封淮南四子

卷之二

漢文帝

晁錯 上言兵事 論守邊備塞事

論募民徙塞下

袁盎 諫文帝

張釋之 諫拜嗇夫 論犯蹕法

馮唐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田叔 對文帝問長者

鄒陽 獄中上吳王書

緄縈 上文帝書

漢景帝

鄧先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枚乘 奏吳王書 再上書諫吳王

漢武帝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三仁對 郊祀對

主父偃 諫伐匈奴

徐樂 上言世務

終軍 白麟竒木對

朱買臣 上言破東越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卷之三

漢武帝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公孫弘 賢良策

司馬相如 諫獵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

韓安國 議和親

唐蒙 上書請通夜郎

蕭望之 上書救太子

司馬遷 上言救李陵

伍被 諫淮南王安

漢宣帝

魏相 諫擊匈奴書 表奏陰陽月令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王吉 諫昌邑王游獵 上疏言得失

張敞 上孝宣帝封事 諫王太后游獵

奏黃霸議聞神雀

龔遂 對安渤海

蕭望之 對災異問 上疏言諫官補郡

對滅匈奴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疏廣 太子官屬對

霍光 謝昌邑王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卷之四

漢元帝

劉向 條災異封事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瑛

侯應 罷邊備議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匡衡 疏政治得失 論治性正家

貢禹 上言政事 上言除贖罪法

士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京房 上封事一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至陝上封事三

翼奉 請徙都疏 奏災異封事

諸葛豐 上書欲治權幸 再上書

史丹 諫易太子

平當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卷之五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議郊廟

議定南北郊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

韋玄成 議罷郡國廟

谷永 應詔策 上疏訟陳湯 論神恠

上疏請勿治梁王 薦用薛宣

杜欽 上疏訟奉世功 應詔對策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譙玄 上書諫專寵

朱雲 請劔斬佞臣

劉輔 諫立趙婕妤好

辛慶忌 諫擊劉輔 諫殺朱雲

郭舜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梅福 上書言權貴太盛 上書請建三統

何武 災異封事

薛宣 上成帝疏

馮遂 治河奏

班婕妤 辭同輦

公乘興 上書訟王尊

卷之六

漢哀帝

王嘉 上疏論用材 日食上封事

諫封董賢

劉歆 毀廟議

孔光 災異對 應詔舉尚書令

杜鄴 日食對

耿育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鄭崇 諫封外戚

師丹 上書言抑外戚大駭

議共皇太后廟禮

楊雄 上書諫許單于朝

毋將隆 諫以兵器賜幸臣

鮑宣 諫封爵外戚

賈讓 奏治河三策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漢平帝

申屠剛 賢良方正策

鄧暉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西漢書疏目錄終

西漢書疏卷之二

漢高帝

張良

字子房
封留侯

諫沛公居秦宮

沛公初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
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

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
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明武昌吳國倫校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對漢王問計

酈食其說漢王刻印復立六國後以撓楚權
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其以酈生語告良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問
曰何哉

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
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
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
商容執羽籥欲以化紂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

王欲以為三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

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四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軒者兵車也軒者朱
軒皮軒也謂廢兵車

而用乘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

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

陰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

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

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

立者復橈而從之云獨可使楚無彊強則六國屈橈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勸漢王封韓彭

漢五年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不會楚大破漢軍漢王復入壁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柰何良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

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

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

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勸高帝都關中

漢五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西有
穀穀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函右
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

即日駕西都關中

蕭何

沛豐人
封鄼侯

勸漢王王漢中

高帝初爲沛公入秦項羽立沛公爲漢王而
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
羽蕭何諫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
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
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誦於
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韓信淮陰侯

對漢王問計

臣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剋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陳平

陽武人丞相

對漢王問計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羽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對曰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

三老董公

洛陽新城人

說漢王伐楚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酈食其

廣野君

勸漢王屯敖倉。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出管子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即所謂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倉山

上故名之塞成臯之險即沅水杜大行之道在河

王距蜚狐之口蜚狐在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

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說高帝都關中

劉敬戍隴西過雒陽遇高帝遂脫輓輅衣褐

見上上召賜食而問之婁敬因說上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

邵音胎雍州武功縣故豨城是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扶馬筮居岐國人爭隨

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

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

營都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今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擗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

東周成周也
西周王城也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

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搃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陸賈楚人大大

對高帝

陸生時時稱曰書高帝罵之曰廼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乃對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常昭云秦伯繫後與趙同出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田肯

上高帝

高祖用陳平計執楚王信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

隔地絕千里所以能會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言其向下夫齊之勢易也

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

里之外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叔孫通

薛人太子太傅

諫高帝易太子疏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

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_以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氏與陛下攻苦食啖

云與帝共攻冒苦難

俱食淡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汙地

樂布

對高帝

漢十一年高帝旣族彭越詔禁人勿收視樂

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耶趣烹之

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薛公

故楚令尹

對高帝問

漢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陰侯滕公薦其客薛公有籌策可問上召見問

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何謂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淮南王布發兵助楚漢王使使進書云竊惟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
事之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
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先鋒今乃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
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
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
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
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
然則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
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
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
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
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
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
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

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
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
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
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
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漢文帝

宋昌

會稽宋義孫中尉拜
衛將軍封強武侯

勸代王入帝

文帝初爲代王高后八年后崩大臣共誅諸

呂迎立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疑

漢大臣屬意謀詐勸代王勿行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進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
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
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賈山 潁川人

上文帝至言。

山嘗給事潁陰侯爲駉孝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膏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諱與呼同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

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
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
萬人徒吏以役作曠日十年下徹三泉言合采金石
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
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首塊土蓬者耳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
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
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
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
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
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
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
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
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
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
天下窮固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
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
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
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
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
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爲堯舜統治也言自美功德
也縣石鑄鐘虞節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
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文武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夏十七世殷三十世

一

世周三十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
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
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
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也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毆與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

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

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筭

不事免二口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

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所以順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

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鄉讀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

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齋

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

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季布

楚人河東守

進文帝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至留卽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

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賈誼

洛陽人梁懷王大傅

上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䟽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通誅故誼數上䟽陳時政其大略曰

臣竊惟執事可以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
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
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
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
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建立其國

勢必固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

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今吳又見告

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六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

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

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

太公曰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今令此道

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

剽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

君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

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

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

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亢室之勢以豫席之也

席藉也言非有側諸公室之勢為之資藉

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塵與僅材之不逮同劣也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

渥也

渥厚也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臣請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屬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

慮大計也

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

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

天子車蓋之制

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制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馮敬者

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秦淮南厲王誅之

適啓其口

已陷其匈矣

始欲發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歟既之
變未知所移既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而芒
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釧解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釧也釋斤斧
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排胡不削之
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及

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
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巨子之勿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圖小則亡邪心

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疆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曾入於漢故云頗入也

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柴竒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犬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

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

韃跋古跋字韃古戾字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

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韃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

匈奴媯媯侵掠至不敬也媯古為媯字為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直倒

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

受高爵之賞猶將禦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

自為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

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進謀者率以為

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

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

而笞其背不說行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也說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

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撞謂爲之繡衣絲履

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

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穀之表薄紉之裏紉音妾謂以偏美

者繡繡繡者織爲斧形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彼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

之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且帝之身白衣

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西漢書卷之六
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
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
諛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
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

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
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
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言所追赴唯計利與不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

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

近十萬石耳非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

謂徵發於下也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此其亡行義之尤

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

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也恬安慮不
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
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
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三歲而社稷爲虛

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

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

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

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

楫

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

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故廼狄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嘗讀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
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
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
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
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
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
故無大過
可媿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步
上鈴也

車采齊樂詩趣中肆夏亦樂詩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

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

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

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傳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

人則夷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

若艾草蓬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教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
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
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
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
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
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
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
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
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歐與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

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

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

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

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

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棄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

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

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大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耻頓讀隕集集胡結反諾亡節集胡結反志音后廉耻

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

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

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
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
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
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
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請室
請罪之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
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

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
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
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
戮力同心國家安固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不可毀狀若金城也

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
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
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
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
賣爵予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
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

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
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
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
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
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
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斬與同去不義諸侯而虛
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
在關東故
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

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謹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

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
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
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
父也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白公為亂
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
非欲取國代正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胷
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
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軻諸荆軻起於兩柱之

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卷之二

漢文帝

晁錯

潁川人 御史大夫 御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明武昌吳國倫校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
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
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繇與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
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
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一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
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芣芣龍支葉茂接此矛
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
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
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
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袒裊
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
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鞞箚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闔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謹者其衆數千飲

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牲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壟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南南晦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古

平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也

渠谷鐵蒺藜也蘭石城上

雷石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

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

虎落者以竹篾

相連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

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

不足募

以丁奴婢贖旱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袁盎 楚人

諫文帝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騎倚

樓殿邊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

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張釋之 堵陽人

諫拜嗇夫

文帝詔釋之拜虎圈嗇夫大為上林令釋之前

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漢書作謀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

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

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

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起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

疾於景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論犯蹕法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

捕屬廷尉治之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手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馮唐

安陵人車騎都尉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問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六韜有選車之法設騎萬三千發騎乘弓之騎百金之士十萬其百金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一本作澹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

誅李牧開是趙王寵臣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開令顏聚代之漢書作最本齊

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

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推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按尺籍者謂書其勳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

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

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

田叔趙陘城人魯相

對文帝問長者

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

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

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

曰

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
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
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如子
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
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鄒陽齊人

獄中上吳王書

陽事吳王濞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王下

陽獄故陽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
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盡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
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
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
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
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子胥自到

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

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

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荆軻

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搃其胸於期從之自刎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奢齊臣也

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夫王奢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

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

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

信天下為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過之還

拔中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珍奇味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臆

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

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徐行負石入海徐行人不容

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冊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繁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

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詩人勃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仲管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東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

教楚之處士也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使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

者與其妻逃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

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

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竒而為萬乘器

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

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

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抵之容

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阜食牛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然世不用已采藜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藜此焦之有哉奔其藜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緹縈

大意倉令淳如意女

上文帝書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

漢景帝

鄧先

謂者僕射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景帝三年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公擊
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登

公曰

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
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
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枚乘

字叔淮陰人
弘農都尉

奏吳王書

乘初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爲逆也乘奏
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
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
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

難以復出齊東野語文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
位卑國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
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矣曰吾已矣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微切甚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
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
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

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
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

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一人炊也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
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

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

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

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

幹統古統字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鐸漸靡使之

幹殫盡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鐸漸靡使之

幹殫盡也

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無忌常總五國却秦有地

資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

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言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

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
 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
 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
 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海陵縣名修治止林雜以離宮積聚玩
 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游曲臺臨上路
 不如朝夕之池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
 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
 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
 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襲水戰者襲太
 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
 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
 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今大王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
 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漢武帝

董仲舒廣西人

賢良策一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還讀詩曰夙夜匪懈

懈也

懈也

書云茂哉茂哉

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

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繇與由同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堯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

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工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西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

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書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長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謂年首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澗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淫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也溢益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執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

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

辟讀避

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

天下眊亂萬民不安

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

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

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
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
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
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
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
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
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
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

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
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
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
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
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
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
爲善不必免而犯惡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

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僭痛也音賦歛千感反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是王道往學之詔書也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土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

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以渾散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始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天子又復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玉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榮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
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
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
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
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
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
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
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
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

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
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
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
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
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
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虐改正朔
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
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
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
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
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
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
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
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
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
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
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
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
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
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
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公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
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
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
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日削月朘朘音
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急愁
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
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
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

子相魯

公儀休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口而茹葵愠

而拔其葵

食菜曰茹

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

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庶而
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

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
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
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
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
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
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
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

子以仲舒
爲江都相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
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
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

運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砒砒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郊祀對

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脩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變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為長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

尊於人也王制喪三年不祭雅祭天王制曰祭天

地之牛角繭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

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握謂長春秋曰魯祭周公

用白牡色白貴純也魯公用騂犗群公不毛注白

牡殷牲也騂犗赤犗周牲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

肥潔而不貪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

成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

食莫如令食其母便秩謂日食粟料有品以臣湯

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

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社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

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主父偃臨菑人

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者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

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陲在東琅邪萊音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
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
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而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
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
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
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
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
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
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
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
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它章邯得
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徐樂

趙人中也大夫

上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天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

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
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
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
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
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
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
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
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
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
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
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
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
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
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
不服乎哉

終軍

濟南人

白麟奇木對

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每足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群臣終軍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蔽葦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薦音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禽獸行故居也左傳戎狄荐居是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袵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

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

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熙熙使著
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
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
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
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
斯拱而俟之耳

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
主爵都尉

上言破東越

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
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
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
也

王褒

字子淵蜀
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啜糗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
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
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
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
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斫斫及至巧治
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鏗水斷蛟龍
陸刺犀革忽若彗汜畫塗彗掃也汜汜灑地也塗
汜也如以帚掃汜灑之
地以刀畫汜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
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駟駟乘且良馬低頭齧至駟故曰
駟駟則且至故曰乘
且王良執靽王良靽無恤字伯
樂靽音霸謂轡也韓哀附輿韓哀韓
文侯
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
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
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
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
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
吐握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有以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桓公不納其人曰
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經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愀誠則上不
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
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鼓刀謂屠牛於朝歌百里自鬻甯
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粱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
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蟄蟀埃秋吟蟬螿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所以世平主聖俊

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復稷契臯陶伊
尹昌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
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
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
若此則胡禁不止局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
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

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僑松耿然絕
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
寧也

西漢書疏卷之二

終

西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武帝

東方朔

平原厭次人字曼倩
大中大夫給事中

諫起上林苑疏

上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籓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
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
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

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韃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西漢書 卷之三
無隄之與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
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

化民有道對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以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

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
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
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繒罽
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
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
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

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
留意察之

公孫弘

菑川人
丞相

賢良策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
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對武帝賢良策問治
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
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
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
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
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
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
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
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
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
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
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

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
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
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
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
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
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
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
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
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
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
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
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

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意
不是以奉大對

司馬相如蜀成都人字長卿中郎將

諫獵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
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

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勇期賁育賁古之勇士水

行不避豺狼發怒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

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轉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

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楸之變

盜鐵論云無街楸而禦捍馬是也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

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

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吾丘壽王光祿大夫侍中

議禁民挾弓弩

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
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共議壽王對

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
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

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
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
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箠相撻擊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宮三公有司
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言此并宇內日化方
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并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猷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誦服焉

韓安國

字長孺梁城安國人御史大夫

議和親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欲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唐蒙中郎將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

壺關三老茂

上書救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堯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問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薨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
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
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
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書十關下書奏天子感寤

司馬遷子長大史令

上言救李陵

上聞李陵敗降匈奴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
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上言曰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
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
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伍被

楚人子胥後淮南中郎

諫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被張然曰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被父母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諫曰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項敵百姓力竭欲爲

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
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
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
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
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
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女童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
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
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
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

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
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
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
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
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
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
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
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
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有先復不朝王四郡之

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
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國
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
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
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
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
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
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
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
子死曾不若匹夫比干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
之日而天下去之矣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宣帝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
丞相封高平侯

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旱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乃止

表奏陰陽月令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

相于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

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

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

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

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

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

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

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

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

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

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

樂官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路溫舒

字君長
鉅鹿人

上尚德緩刑書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

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讀曰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

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

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

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生者不可復屬絕古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
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
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
之周悉致蓋奏當之戒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
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非明也是以獄吏專

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問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
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
藏疾川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詔唯陛下除誹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
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
之風可興於世未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趙克國

字翁孫龍西生邗人後將軍

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

芟乾藁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陬以西道橋七十所今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蠻夷習俗雖殊於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

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

受言去者凡七十軍謂羗受克國之言歸相此坐

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一部為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墜古字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

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
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
大开小开皆羗種在河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
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大費既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乞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罷开莫須
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
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
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樵與譙同謂為校聯不絕說文解字云校材四也
高樓以望敵也絕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關禽
歌也今云校聯不便兵弩飭閉具燧火幸通勢及
絕言營壘相次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义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
 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
 能滅先零曹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曹
 但即今同是俱不能止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

視蠻夷也視讀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滯中亦

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不可不憂今义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隅澹古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成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

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

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媮苟且也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
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王吉

子陽瑯琊人
諫大夫

諫昌邑王游獵

初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惓古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

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

騶名音房預

曾不半日而馳二

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
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
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厚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
搏街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辱
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
暴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侵與侵同言遇疾風則侵靡也數以
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受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

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嫉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

上疏言得失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
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
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
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
薄寢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
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
陛下承大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
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
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京兆

上孝宣帝封事

宣帝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
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
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
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
衰譏世卿最其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
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
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
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
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
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
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
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
得者也今兩侯以出大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
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

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諫王太后游獵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昭也王昭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池口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

輜輶下堂則從傅母

輜輶衣也

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

從讀曰縱

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

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奏黃霸議聞神雀

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

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
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
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
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
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鸛雀飛止丞相府屋上
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鸛雀者問之皆
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
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
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竒怪也昔汲黯
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

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
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
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
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
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
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
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
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
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
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
啟言

龔遂

字少卿平陽人

對安渤海

丞相御史舉遂上以爲渤海大守宣帝召遂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其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關內侯

對災異問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

有所諱望之對曰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
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
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本本唯明主躬萬機
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叅政謀令公卿大臣
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
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上疏言諫官補郡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爲郡
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
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
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
新通於機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叅政事諸侯
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
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對滅匈奴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因欲舉兵滅之詔遣
韓增張延壽楊惲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

對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

大其不伐喪

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

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

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弟順也

遣使請

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

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

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

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

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

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抵挫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張氏自託在於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無名氏

爲徐福上書

初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報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禹要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至是人爲徐福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諫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皆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
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
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太子官屬對

上以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
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霍光

字子孟博陸侯

謝昌邑王

昌邑王旣廢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
泣而去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
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
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
發倉庫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
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
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知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
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
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
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揀
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
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
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
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西漢書

卷之三

三

西漢書疏卷之三

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元帝

劉向

字子政漢宗室散騎宗正給事中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叨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
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也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

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

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

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

文開基四郊雜遝眾賢罔不庸和雜遝聚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

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

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

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

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瞽瞍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

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白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
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
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
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
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眾大
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
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
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

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春秋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為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

日食

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

隕墜六鵙退飛多麋有蜮蜚鸛禡來巢者皆一見

蜮短尾狐也鵙水鳥也蜚負蠶

晝冥晦雨木冰

木冰者氣着樹木結為冰也

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

雪霤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螟螽午並起

螽午也

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西漢書卷之四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
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
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
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駁白
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言志意不和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
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
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
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復墮海水沸出
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
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
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
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爾雪麇麇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
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
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官
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
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
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
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
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在上位則引其類在下位則推其類故湯
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
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
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
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
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
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
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
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
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郅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爲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也吉等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陳湯使外國使之人之遷西域副校尉與戊已校尉甘延壽謀破而制發城郭諸國兵

斬單于首得漢節二及吉谷等所齎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旣論功石顯在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使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閉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擐欽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惜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公有君子以功覆過而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產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而羅侯常惠也

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侯應郎中

罷邊備議

竟寧元年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
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
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
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蓋
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
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
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塗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
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
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
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
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
西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
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
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
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樞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賈捐之

字君房賈誼之曾孫

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與奉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採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徵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校計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
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
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
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
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
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歛泣巷哭遙設虛祭
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
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
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
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媼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
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
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

有珠犀璠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犀專用恤關東爲憂

庄衡字維圭東海人
丞相封樂安侯

疏政治得失

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

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以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

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
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
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
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
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
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
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
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

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
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

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
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風大

之肅口禮揚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徂戒其傷汝
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
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穆

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
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
為作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妾

鼓舞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
而祀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故大王躬仁邠國貴恕言化
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

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

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
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
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
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
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
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

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
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
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
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下復音反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
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
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始於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以為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作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䟽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

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貢禹

字少翁
琅琊人
御史大夫

上言政事

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瑯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

賦歛繇戍之役法以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百石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屨革器無瑯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絳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

廟衆人不能別異其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
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方今齊三服官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東西織室亦然廩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
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
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
人至相食而廩馬食粟甘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
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于天
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
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
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
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
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
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塋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
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
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及諸陵園女亡子者
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
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
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
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
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
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
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
盡愚心

上言除贖罪法

孝文皇帝時貴廉絮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
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
伏其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
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
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
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
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
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
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
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

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

崇財利

相諸侯相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

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于盡力爲善貴孝弟
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
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辭之故辭讀四海之內天下
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
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
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
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

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
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
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
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
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士伍尊

先嘗有爵經奔免之而與士
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各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

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
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
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
屬郡縣也誰如人名使誰如移
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
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
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

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
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
組微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赦濫數奏甘毳食物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
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
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
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專歸美於組微卿組微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
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死在
且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
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
德

京房

字君明東
郡頓丘人

上封事一

元帝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以房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
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三上

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
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愚陛下雖

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巳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至陝上封事三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

正令還也

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

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願陛下察焉

翼奉

字少君下邳人博士諫大夫

請徙都疏

上延問奉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踈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不改其本難以未正

廼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
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
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
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
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
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
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
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黿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教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

胡之難陛下共已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
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
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
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
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
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
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
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

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錄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奏災異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

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
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
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藥賜官
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
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
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
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
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
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
天六體象地故滅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

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
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二歷中

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

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

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

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

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
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
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
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
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
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
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
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
宋恭公之夫人
也幽居守寡既久而唯陛下財察
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司隸校尉

上書欲治權幸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
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與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
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歸乞哀於天子也豐亦
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
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
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
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

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日之命不待時而
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
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也却退誠臣所甘心也
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
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
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
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
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

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
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甚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陛下效幸

再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
而殺於弟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叔武弟
而殺於兄叔武備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
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
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武夫以
叔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後之夫以
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家誅以顯君臣誠

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今譏夫得遂
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
懼也

史丹

字君仲魯國八左將軍封武陽侯

諫易太子

竟寧元年上寤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
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
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入卧
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
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
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平當

字子思平陵人光祿大夫關内侯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
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
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
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

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
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
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
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
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
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
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
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
以永年傳於亡窮

西漢書疏卷之四終



四
馬

三
卷
四

三
三

西漢書疏卷之五

漢成帝

宦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烝烝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明武昌吳國倫校

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

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
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
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
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
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
言

議郊廟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

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
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
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
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
雲門以竇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竇地祇其牲用
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
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
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
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
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執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衍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
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
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
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
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
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
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
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

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二世溺於望夷之秦遂
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
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
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
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
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
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
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卑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必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
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
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
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
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
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諫起昌陵

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
奢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
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萌與何以勸勉蓋
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
能化卅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
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
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
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
謂群臣曰嗟夫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
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
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
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
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

濟陰丘隴皆小葬甚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

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

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

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

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

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

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

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

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

死葬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第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相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塋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繫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
宮室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
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
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
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
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
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
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
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
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
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
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
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
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

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
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
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常玄成

字少翁鄉人
常賢子丞相

議罷郡國廟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
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
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米助祭尊親之大義五
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

之宅君不祭於所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
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

谷永

字子雲長安
人大中大夫

應詔策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

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
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
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妾女之分
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
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
不慎舉錯婁失中與與婁古屢字與讀曰與內寵大盛女不遵
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
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翫
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
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
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
笑笑笑古字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
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

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
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
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
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
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
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
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
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
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
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

右肅艾

肅敬也艾治也

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維先

王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

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遺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

歡樂得賢之福論士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呈

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寔潤之

譖想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

徒不得即工

工官也

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

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

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
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遠
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
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
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
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
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
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
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
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
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
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
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
䟽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
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
唯陛下留神

上䟽訟陳湯

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君王侍子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

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次席而坐子玉楚大夫得

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

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次席而坐蓋自賤也

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屠

亦趙將也井陘口趙之西界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

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

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

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

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

雲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

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父

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

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

民憐之莫不墮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

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

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

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鞀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以庸禮待遇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論神恠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經舉龜古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成

上有縣圃上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風角五德東方即閭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也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全也道家言冶卅沙今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冰上冰化色五倉之術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存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王

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見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上疏請勿治梁王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勅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

備辭成畢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以內亂之
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
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致招妖麗
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亦有廼驗問惡言何故
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
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茸之時加恩勿治上
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
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
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薦用薛宣

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
丞執憲轍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
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
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
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
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
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
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

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
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
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
唯陛下留神考察

杜欽

字子夏
議郎

上疏訟奉世功

馮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
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

前功曰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

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
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
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
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
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
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
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
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
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
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

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爲
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
意也

應詔對策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
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
以經對杜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
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

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
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
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
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
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
尚質周因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
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

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畢王伊邪莫演等壽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禮稱臣列爲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賞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

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
責歸曲於漢而以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
之旨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
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譙玄

上書諫專寵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
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
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人志微臣之事愛幸
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以宮皇子產而不
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
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
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
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朱雲

字游魯
人博士

請劔斬佞臣

雲初爲博士坐減死爲城旦遂廢銅終元帝
世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

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斬馬劍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劉輔

河間宗室諫大夫

諫立趙婕妤

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諫曰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遣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氏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

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

辛慶忌

字子真
左將軍

諫擊劉輔

劉輔諫立趙婕妤為后收輔繫掖庭祕獄
群臣莫知其故辛慶忌上書諫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
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

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
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
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
臣之列親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
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
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
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若天
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諫殺朱雲

御史遂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郭舜都護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元延二年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曰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

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
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
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
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
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
馬驢索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
之國非至計也

梅福

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南昌尉

上書言權貴大盛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
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寔盛
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
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
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
諫若轉圜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
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
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快夫勉其死合天下之
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

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須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衎馮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生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

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

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及山陽亡

徒蘇令之群子鄭躬等反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

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

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

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

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

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筭術若今九九見者今臣所言

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
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卬關自鬻任鄙力也繆公
行伯繇余歸德今欲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
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
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
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
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
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
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
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

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

發譬猶持劍而以柄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

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

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

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

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

天王齊桓用其讐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亡益於

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

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

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鵲也仁鳥也

戴音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聞者愚民上疏多觸

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

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

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

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

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

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

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之詩刺留意

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詩詔博覽兼聽謀

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以辟四門明四

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

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以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旦景建始以來日食地

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

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

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金漢興以來社稷

不從華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也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

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

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

臣貴擅亦當早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亡及已

上書請建三統

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

為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

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

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

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

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

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

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

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

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伏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

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末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何武

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丞相司直

災異封事

成帝時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晉獻公欲伐虞以衛青在宮之奇在虞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宮以備不虞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御史大夫

上成帝疏

成帝初即位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使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

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滯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馮浚

清河都尉

治河奏

郡承河下流與交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

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
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
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
後憂之晚矣

班婕妤

辭同輦

成帝游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

辭曰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公乘與湖三老

上書訟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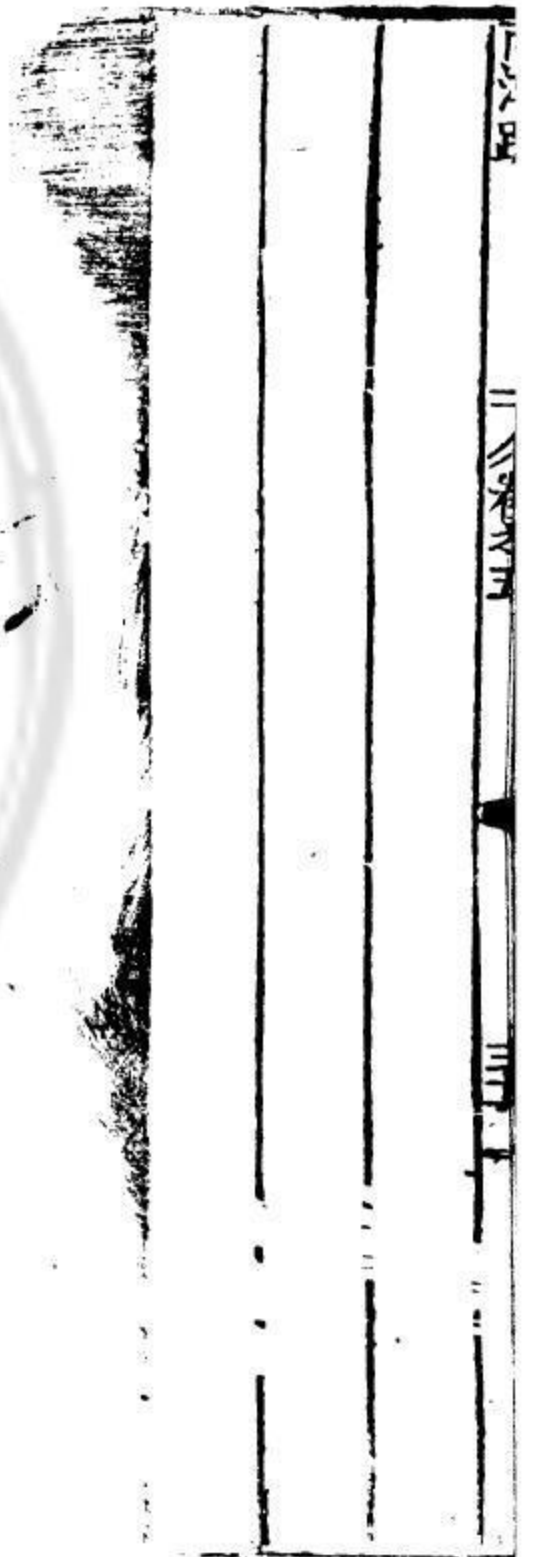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
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
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滯疆吏氣
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
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
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
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
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耨豪強長安宿
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
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
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
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
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
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
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
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
頰兄子閔拔刀欲剉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書爲此議傳致奏
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
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
而秦漢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
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
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
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
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
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愬愬罪尊以京師廢
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
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
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
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
罪也靖言庸遠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
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
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
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卷之六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哀帝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
丞相新甫侯

上疏論用材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雖不能盡賢天
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
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
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

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戾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艱

也良民吏善治百姓也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

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

有敢告之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

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

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

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

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七赴難不

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日食上封事

上封董賢為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

復奏封曰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機冥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

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

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

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

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
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
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
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
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
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
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
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宮人
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
多多也錢見在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羗
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
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
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
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資不滿
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
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
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
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

繡乘輿席緣絺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望

之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正息今

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

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

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長安

有厨官主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

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

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也見親親戚相見

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

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群臣惶惑詔書

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灾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

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

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

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

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

察眾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

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

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

西漢書卷之六
節賢寵全安其命

諫封董賢

是時上愛賢不能自勝因託傳太后遺詔令
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
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
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
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

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
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
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
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徃古以來貴臣未嘗
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
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求信太后遺
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
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

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帝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劉歆

字子駿向之子光祿大夫

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戍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

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鬪姑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持遠遁于幕

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

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

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光祿大夫

灾異對

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右讀故灾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

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旣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謏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應詔舉尚書令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
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
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載老也讀誠恐一旦顛仆
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
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敬公正勤職通敏
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杜鄴字子夏魏郡人京州刺史

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
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

賜侯肅育舉鄴方正鄴對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

以頭擊車惱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
如死也繆公感痛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卞和

獻寶刑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

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

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三

侯使展婦來迎女公羊傳曰婦禮不歸主人昔鄭
主人謂婦也不歸母母不遺也婦禮不歸主人昔鄭

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暗與
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
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
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謂天不言在以景象指意告諭人故
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魯

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
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
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
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
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
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
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
非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
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
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

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自是以計策之誤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過疏賤獨偏見其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

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未盡願故懼而備德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

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

祿何嫌不報

耿育諫郎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曰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

太伯見歷知適透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
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
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
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
一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
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
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
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
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
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
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
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
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
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
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
美庄抹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

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
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
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
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唯陛下省察

鄭崇

字子游尚
書僕射

諫封外戚

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
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
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固有克壽
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
身命當國咎

師丹

字仲公東武
人司空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
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
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曰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
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
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

西漢書卷之六
十五
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
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
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
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
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
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
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
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
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
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
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
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
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
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
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
不得不盡死

議共皇太后廟禮

郎中令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
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襄言卅議獨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

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王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楊雄

字子雲蜀人

西漢書卷之六
上書諫許單于朝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興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之所不能臣三王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

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

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

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卒其也畫計策也

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

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

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

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

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

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
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
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冥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
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
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
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
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
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
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
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
欲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
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
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
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
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諫以惡其疆難誦
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
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塲艾朝
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
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庸
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
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
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賈不得已者也秦
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
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
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焚燬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
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
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
計也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執金吾

諫以兵器賜幸臣

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

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契缺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諫封爵外戚

是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

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宜以諫大夫從其
後上書諫曰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
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
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
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
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

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群小日進國

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

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

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

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

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

也避古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

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

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歛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下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鴈鳩之詩今

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

漿酒霍肉

視酒如漿視肉如霍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
更博士位皆列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
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
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
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
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
雖愚戇獨不知多少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
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
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
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
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賈讓 待詔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
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
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
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

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
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
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
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
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
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
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
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
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

東山相屬民居公坐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
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有
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
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
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

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
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
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
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
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
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
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
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
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
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
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
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

可從淇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
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
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
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
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
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
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
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
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

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
則塩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
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
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
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
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
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
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
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

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
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
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
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
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
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
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特
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
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
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

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
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
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
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寔數
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
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
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

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
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
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人
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
者諱卅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
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
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

漢平帝

申屠剛

字巨卿茂陵人東漢
光武時位尚書令

賢良方正策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
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
正因對策曰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
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
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

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
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
垂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
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
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
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
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緼縲即位以來至親分離
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
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
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

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
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
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
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
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
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
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推抑
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淺之後受禍滅門方
今師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傑之任以此思化則
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

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
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
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
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
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
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
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
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
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
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

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
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
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鄧暉

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仕東漢爲長沙太守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暉明習天文歷數不受左隊大夫逮並

姓名吏

署西至長安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審日月含元
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
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

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
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
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
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
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
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
神

西漢書疏卷之六終

東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光武

耿純 勸光武即位

李淑 上書諫用人

王常 對謝光武

來歙 上書破公孫述 上遺表

申屠剛 說隗囂歸漢

邳暉 諫廢后 說太子

杜詩 疏辭大郡 請用虎符發兵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浮 疏請親征彭寵 疏論刺舉

國學疏

張純 禘祫對 封禪奏

鄭興 日食上疏

范升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陳元 疏立左氏傳博士 疏言刺舉

班彪 請置東宮官屬 上言處降羌

奏答匈奴貢獻

禮震 上書請代歛死

朱勃 上書訟馬援

野王老 即禽對

邳彤 議勿還長安

竇融 上書破隗囂

馬援 疏滅隗囂

伏湛 諫親征彭寵

杜詩 薦伏湛疏

伏隆 被執上書

蔡茂 上書禁制貴戚

杜林 奏勿增科禁

桓譚 上疏言時政 再上疏

馮衍 上疏自陳

鄧禹 杖策說光武 薦寇恂為河內守

馮異 陳謝光武 應詔謝光武

岑彭 進光武說

耿弇 請定大計

范升 上疏追稱祭遵

卷之二

漢明帝

東平王蒼 疏薦吳良 上書諫獵

上疏歸職

鍾離意 災異疏 再上災異疏

鄭眾 諫遣使匈奴

樊儵 論治廣陵王獄

漢章帝

常彪 議貢舉 疏論選舉遷秩

孔僖 上書自訟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馬嚴 日食上封事

賈逵 條奏左氏傳大義

鮑昱 災眚對 議救關寵

何敞 上疏理郵壽

第五倫 上書請抑馬氏 上書勸成風德

上書請抑竇氏

宋意 諫寵二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朱暉 奏除均輸

陳寵 疏除苛政 奏月令

奏定法令

楊終 上章帝書 再上書

班超 上疏請兵

班固 說東平王蒼 薦謝夷吾疏

張敏 駁議輕侮法 再上疏

卷之三

漢和帝

張奮 上疏勸興禮樂疏 再上疏

丁鴻 日食上封事

竇憲 上皇太后疏

劉愷 議行喪禮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上封事

班超 乞歸中土

張俊 上書陳謝

徐防 疏論經術

袁安 諫立北虜

魯恭 諫擊匈奴 諫盛夏斷獄

魯丕 疏論經術

周紆 上疏請誅竇瓌

黃香 疏辭東郡太守

樊準 上疏勸興文學 災異疏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班昭 上書請歸班超 上鄧太后疏

梁嫵 上書自訟

郭王 對醫

卷之四

漢安帝

馬融 征西羌疏 日食上疏

朱寵 上書訟鄧騭

陳忠 疏薦劉愷 疏廣言路

弭盜疏 疏復建武故事

疏抑中使負寵 諫以災眚切免公台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霍璠 諫用外戚

張璠 上書陳三策

龐參 徒中上書

楊震 疏諫寵謁 疏諫濫封

諫為阿母脩第 地震疏

張皓 諫誅趙騰

卷之五

漢順帝

胡廣 諫立后不決 駁議察舉

朱穆 疏除宦官

虞詡 上書自訟 疏復西羌

郎顛 論災異 條便宜七事

上書薦黃瓊李固復條陳便宜四事

張綱 諫縱宦官 奏誅外戚

張衡 上書陳事 疏闢圖緯

史敞 上疏薦胡廣

左雄 上順帝疏 諫封阿母

周舉 災異對

皇甫規 上書求自効 賢良方正策

平羌疏 上書自頌 得失對

黃瓊 疏行籍田禮

李固 對為政所宜 駁議大兵遠發
杜喬 諫封無功

卷之六

漢桓帝

袁著 上書論梁冀

寇榮 亡命上書請罪

爰延 上言客星經帝坐

臧昊 上書訟第五種

陳龜 上疏陳時事

陳蕃 疏薦賢材 上書救李雲

楊秉 諫微行 奏去宦官

劉陶 災異疏 錢貨議

李雲 露布上書

劉瑜 上書陳事

孫瑄 上言救虞詡

襄楷 疏論災異

楊喬 疏薦孟嘗

史弼 請抑渤海王

竇武 諫繫黨人

黃瓊 疾篤上疏

荀爽 便宜策

崔寔 上政論

陳蕃 䟽駁眾議 諫桓帝 諫獵

復諫桓帝 救李膺

應奉 䟽理李膺

卷之七

漢靈帝

劉陶 盜賊䟽

陳宣 諫塞雒水

應劭 駁募鮮卑議

蔡邕 條上七事 應詔上封事

上書自陳 諫伐鮮卑

戍邊上章 對論天蚬

陽球 奏罷鴻都文學

審忠 上書請誅宦官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楊賜 上靈帝封事 復諫靈帝

書對 諫開苑囿

呂強 上䟽陳事 諫靈帝

謝弼 上封事陳得失

傅燮 疏抑中官 對靈帝問

陸康 諫鑄銅人

盧植 上書論禮經

李膺 對誅張朔

卷之八

漢獻帝

孔融 諫復肉刑 疏處劉表

上書薦謝該

公孫瓚 疏請討袁紹

袁紹 上書自訟

應劭 奏定律令

荀悅 奏論政體 奏置史官

先主 上獻帝表

卷之九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諸葛亮 為先主定計

龐統 議取成都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上言勿正吳罪

咎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東漢書疏目錄終

東漢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光武

耿純 字伯山 鉅鹿宋
子人 東光侯

勸光武即位

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

李淑

豫章人軍帥將軍

上書諫用人

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在天為九地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

故天工人其代之陸

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王常

字顏卿潁川舞陽人橫野大將軍

對謝光武

建武二年夏常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

來歙

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中郎將

上書破公孫述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上遺表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死馳召蓋延受所誠歙自

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申屠剛

見西漢尚書今

說隗囂歸漢

建武七年詔書徵副副與隗囂書曰

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廟廊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鄧暉

見西漢長沙太守

諫廢后

上使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

廢惲迺言於帝曰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說太子

后既廢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

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

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

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

免於非乎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

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

太子從之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南陽太守

疏辭大郡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番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

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

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

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

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

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羽

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何者天下已安各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

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

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

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

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

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

收養不稱奉職無效又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

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

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方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

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

下哀矜

請用虎符發兵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歟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

疏請親征彭寵

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

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月無假道於宋宋

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公子姊為

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今彭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

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爲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疏論刺舉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

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遣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國學疏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

張純

字伯仁杜陵人
大司空

禘祫對

光武二十八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

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如爲禘祭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
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
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
裕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
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
定議

封禪奏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
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
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
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
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
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
一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統報天
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

鄭興

字少贛關封
人大中大夫

日食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爲灾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則妖灾生往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灾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灾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以文歸國而任邾穀者是不私

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

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范升字群卿代郡人博士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市人高祖善易與費直同時春秋之家又有騶夾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

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道學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陳元

字長孫
廣信人

疏立左氏傳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

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

微指爲大尤抉駁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
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
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
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
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
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
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
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
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聃戎事畧
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
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
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
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
也

疏言刺舉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望都長

請置東宮官屬

建武十九年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

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石碻諫衛莊公之辭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媿黷廣其敬也

上言處降羗

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

州部置護羗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
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羗夷
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
威防光武從之

奏荅匈奴貢獻

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帝
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
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
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
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
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
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
荅之辭今必有適

禮震

字仲威平
原人郎中

上書請代歛死

大司徒歐陽歛坐在汝南臧罪下獄諸生守
關求哀者千餘人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

之京師自繫上書曰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欽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欽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欽命

朱勃

字叔陽茂陵人雲陽令

上書訟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仕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音十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
有功師進輒克鉢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日南
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
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
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
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
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家屬杜門葬

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
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死勤事者也願
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
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
憤戰慄闕庭

野王二老

即禽對

初光武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光武問
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

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
虎亦何患二老曰

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
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邲彼二王者其備
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

邲形

字備君信都人左曹侍中

議勿還長安

初世祖從薊還失軍形乃先使五官掾張萬
督郵尹綏選精騎迎世祖軍尋與世祖會信

都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彤廷
對曰

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
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
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
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
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
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
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
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郡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
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
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

竇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
外戚大司空

上書破隗囂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
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
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
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囂執排迮排迮也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

若兵不早進又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

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

疏滅隗囂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已得書增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

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

前不能令人慳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

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

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

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

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

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

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太司徒

諫親征彭寵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費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

杜詩

薦伏湛疏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

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伏隆

字伯文湛子
光祿大夫

被執上書

時劉永立張步爲齊王隆曉譬步不可受封

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步遂執隆而受末封隆遣使上書曰

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

蔡茂

字子禮河內懷人司徒

上書禁制貴戚

時洛陽令董宣舉糾胡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

目今者外戚僭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未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杜林

字伯山茂陵人
大司徒

奏勿增科禁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

下公卿林奏曰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撲蠲除苛政更立䟽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蔽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桓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
議郎給事中

上䟽言時政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

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
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徒
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
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
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
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
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
君比入是以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
以滛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
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
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
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
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
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再上疏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
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
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

仁義正道爲本非有竒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
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
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
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
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
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
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
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
諸所降下旣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
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
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莫知與之爲取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
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
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馮衍

字敬通杜陵人曲陽令

上疏自陳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

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敝欲本業之臣自惟

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寵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人
大司徒高密侯

杖策說光武

初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生來欲仕乎禹曰不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薦寇恂爲河內守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

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馮異

字公孫潁川人
征虜將軍

陳謝光武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
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
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
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
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
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
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
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
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
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
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應詔謝光武

光武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無萑亭豆粥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頓謝曰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齊國賴之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朕鉤檻車義亦通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大將軍

進光武說

光武徇河內召見彭彭因進說曰

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大將軍

請定大計

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弇造牀下請間因說曰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

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

范升

上疏追稱祭遵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斥惡昔高祖夫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並有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鐵契金匱石室藏

之宗

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

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勸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
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
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
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竒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
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
任於國不敢圖生意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
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
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
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
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
因遵薨論敘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
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一終

東漢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明帝

東平王蒼

明帝弟

疏薦吳良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
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
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
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
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上書諫獵

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
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注云木性或曲或
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曲直也臣知車駕今出事
暢茂多有折槁是爲不曲直也

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
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
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
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上疏歸職

眷在朝數年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故上疏曰

臣蒼蒞駕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
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
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
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

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尚書

災異疏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請闕免冠上

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祭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祭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再上災異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鄭衆

字仲師興子越騎司馬

諫遣使匈奴

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欲脅服從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

樊儵

字長魚湖陽人燕侯

論治廣陵王獄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耶

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

漢章帝

帝彪

字孟達扶風平陵人

議貢舉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

議彪上議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閥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疏論選舉遷秩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始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特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

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
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微試輩爲大夫又御
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
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
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孔僖

字仲和魯人郎中

上書自訟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
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
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

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
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
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
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
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
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
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
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
猶敢與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
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

疏諫曰：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以官古霸問涇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先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實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

稽之時宜則違人未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
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
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
蒙哀覽帝從而止

馬嚴

字威卿馬嚴兄
子御史中丞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
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
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

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
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
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
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
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
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
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
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
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
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緩御有體灾眚
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賈逵

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條奏左氏傳大義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
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
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
以甚遠而寬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

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
傳詒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歆立左不先暴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內懷不
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
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
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
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
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
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宣帝也如今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遘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鮑昱字文泉上黨留屯人大尉

災青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議救關寵

初關寵破北虜圍柳中上書求救章帝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

司徒鮑昱議曰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
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
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
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
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
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尚書

上䟽理郅壽

壽嘗上書陳竇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後
因朝會譏刺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
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䟽理之
曰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
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
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
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啟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策五倫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司空

上書請抑馬氏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在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

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譬猶

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僕

以爲戴盆何

臣常刻著五戒書諸紳帶

刻著五戒謂銘之於

心也紳謂大

帶垂之三尺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

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

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上書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
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
不鮮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
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
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
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

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上書請抑竇氏

諸馬得罪歸國下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畢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

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至所願也

宋意字伯志南陽人

諫寵二王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父叔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

趙恩乃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

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美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追康焉各歸蕃國令美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比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樂無有上下疆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先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沒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
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
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
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
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尚書令

奏除均輸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均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

當宜行

陳寵

字昭公沛國浚人尚書

疏除苛政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
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

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
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

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為政
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
悅子之賦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
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
小疵家給人足國固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
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
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
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詩云不剛不柔
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

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
道蕩滌煩苛之法輕溥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
以奉天心

奏月令

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
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
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一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

之應芸香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

一陽文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

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
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
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通用周環無窮故曰
通三統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
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
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
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鷄鳴爲
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
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起獄刑無留罪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
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
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灾害自爲
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
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
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折微
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繼承之
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奏定法令

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失加之故曰取也

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

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

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楊終字子山成都人郎中

上章帝書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人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

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

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
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
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德
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
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
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
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
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再上書

前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
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論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
回異終復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
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
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
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

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班超

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子定遠侯

上疏請兵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鄴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鈇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

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班固字孟堅

說東平王蒼

時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

非若白黑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
之別於目
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
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
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
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
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
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
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
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常
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
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
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
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
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
背上之毛腹下之毛加之以六翮不能為之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
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把梁曰華周進闕壞軍階
陣三軍不戰當至莒城
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節文之以術藝莊子嚴下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

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
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
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
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
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
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吳之聽少屈威神咨
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薦謝夷吾疏

代司徒第五倫爲文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治雍熙殷
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
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
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竒儒秀出才兼
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
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秘觀變
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
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
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勲及其應選作
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

邦國奏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

操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

深察實為九伯之冠九伯九州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

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

京房之倫史蘇晉太史善筮京房善陰陽占使雖密勿在公而身出

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志存遜遁演

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

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薨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薨亦

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

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

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鴛器非其疇尸祿負米夕惕

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

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司空

駁議輕侮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

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

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

若開相容恕着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
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
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
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
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
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
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
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
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再上疏

臣敏蒙恩時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
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
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
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
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
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
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
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
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

議天下幸甚

東漢書疏卷之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和帝

張奮

字稚通
子司空

上疏勸興禮樂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
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
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
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手足臣以爲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再上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

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大尉

日食上封事

是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
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
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
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
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
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
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
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未通侍報雖奉符璽受
臺勅不敢便去義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
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龜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
先節過望不虧此臣臣駟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未深覺悟故夫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
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治涓
于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

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憲

外戚大將軍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

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大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禮之文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常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數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劉愷

字伯豫般之子司徒

議行喪禮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

曰

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
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

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三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也臣臺而也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

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

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

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

故楚作章華以凶楚靈王成章華臺後卒被殺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

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

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

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敬乃敢安心自

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

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

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

鄭武姜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謂之京

城太叔後武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

姜引以襲鄭

禁大夫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卒適子桓公立州吁刺殺桓公而

篡其位 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蘇秦曰飢人之所

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

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

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

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

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倡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臣觀公卿懷特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

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襄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

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周勃順

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故區區誠

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周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

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

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

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

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

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實氏之福

班超

乞歸中土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張俊

蜀郡人
尚書郎

上書陳謝

俊下獄當死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以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

徐防

字謁卿沛國
鉅人太尉

疏論經術

防以五經文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

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
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
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
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
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
失或久差可矯革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諫立北虜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
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
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
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
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
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
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
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
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

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司徒

諫擊匈奴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
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
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
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
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
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

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

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

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

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乎衍王彤白

山之難不絕如縋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都護陷

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諫盛夏斷獄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蒸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恭弟侍中

疏論經術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

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
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
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周紆

字文通下邳徐人司諫校尉

上疏請誅竇瓌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

黃香

字文疆江夏安陸人尚書令

疏辭東郡太守

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
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
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
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
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
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
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

樊準

字幼陵湖陽人光祿大夫

上疏勸興文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
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
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
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燕
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習諫
諫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好性
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
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災異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
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後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

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

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
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
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
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
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
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
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敦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
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

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
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
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官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
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
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
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
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
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父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
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
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班昭

字惠班，處女，起於寒賤，日大名家。

上書請歸班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指軀，命翼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

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淳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又不見代，恐開姦宄之門，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儀，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于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生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妾愚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

慧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上鄧太后疏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蕪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
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
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梁嫔 梁竦女南陽樊調之妻

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
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
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
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

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
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
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
殊七十及弟崇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
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郭玉 廣漢雒人太醫丞

對醫

時玉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
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

東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安帝

馬融

字季長茂陵人議郎

其議征西羌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父
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
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
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出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

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弟^或竊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鳥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

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
占顯明者羌及鳥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之名
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
不顧爲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
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
爲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吉
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
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
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斃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
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
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
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
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
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
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
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

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爲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爲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朱寵

字仲威京兆人
大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寵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伉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具小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逢有灾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弭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而頃

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
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
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
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
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
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純
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
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部吏謂督郵府徵也正法依

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日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
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
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浦爲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謹言
以承天誠

疏復建武故事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
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
塋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
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
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
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
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
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
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
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
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旣不
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
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
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
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
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

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以爲負故天心未得

隔井屢臻青翼之域淫雨滂河徐岱之濱海水溢交豫蝗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

怖譴責或邪譎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
時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
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
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譖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
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諫以灾眚切免公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
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
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嚙日
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襄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
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
書決事多遣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
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
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
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
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揚雄曰前代豈樂
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壑府庫單竭杼袖空虛筭
北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
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東漢書 卷之四
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
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
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
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
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羗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
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
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
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滅上經有明誠

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也臣以爲敦煌宜

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字子超廣漢
雒人尚書

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
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
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

自踈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

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杜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後當重賦百姓怨叛旣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張璠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
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
熒大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
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
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
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
下計也

龐參

字仲達河南
緱氏人大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
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
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人搏手
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
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
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
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
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
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

字伯起弘農
華陰人大尉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
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
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
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
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
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
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
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詩小明序
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大東不與於今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與於今
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勞止不怨於下人勞刺厲王
小東大東杼抽其空勞止不怨於下也其詩曰人
亦勞止迄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可小康也

疏諫濫封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分志而
伯榮驕潘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
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
之復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爲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爲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

帝孟詩曰彌彌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

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

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
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
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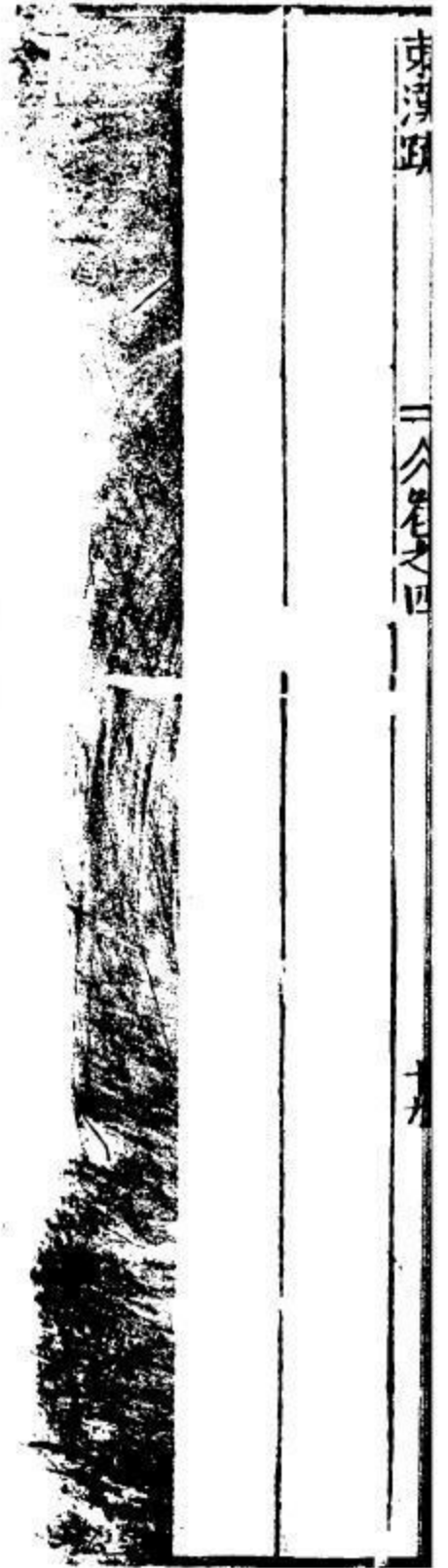
張皓

字叔明犍爲武陽人廷尉

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
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
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
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
二八卷之四
九

東漢書疏卷之五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順帝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尚書僕射

諫立后不決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
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
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

然覩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密簡求有德德同以年
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
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
以焦心冒昧陳聞

駁議察舉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
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
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
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旣
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
向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甘竒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
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執聖主賢臣世以
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二臣之言刻戾舊
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朱穆

字公叔驛孫尚書

疏除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其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千丁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縱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虞詡

字仲卿陳國武平人尚書僕射

上書自訟

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

多拘繫無事為吏人患謂上書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禮記曰夫禮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今

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

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

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

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

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

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

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

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襲楊震之跡

疏復西羌

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

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

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土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水草豐美土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未復園陵單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郎顛

字雅

中安

論災異

順帝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

詣闕拜

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氣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具之聽溫三代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其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

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灾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烧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旣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湏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
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
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
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
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
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
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
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踈小綱數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
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
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
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
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
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
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
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灾

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
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
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
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
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
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脩飾宮室其時旱其
灾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
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
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灾必當
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
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
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
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
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
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
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

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法歷天門灾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

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餓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

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
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
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
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
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
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
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
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
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
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
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
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
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
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
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
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

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
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
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
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後薄賦歛勿妄
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
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井
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
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本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
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
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
諸考案并頒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
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
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
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

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
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祿祥未盡君子思
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
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
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
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
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
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
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致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攻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

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亢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

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絮
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
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
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
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竒穉齒化阿有聲
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此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
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
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復條陳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
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
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
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
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
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
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
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
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
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

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

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石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及逆時節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

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申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豕日為黑龍服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臣聞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
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
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
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
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爲其方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
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

張綱

字文紀
廣陵太守

諫縱宦官

綱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
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太漢初隆及中興之
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

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奏誅外戚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上書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太位必先

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偽

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

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灾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兩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灾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

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
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
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
皇允寒灾消不至矣

疏關圖緯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
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
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
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貴焉謂之讖書讖
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

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共夏侯勝眭孟
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
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
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
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
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
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
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
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

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
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
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末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王版或者至
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
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
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
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
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
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
典籍無瑕玷矣

史敞

上疏薦胡廣

時陳郡缺職尚書史敞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
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
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
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
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

家不矜不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
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
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
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
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頽俗使束脩守善有
所勸仰

左雄

字伯豪南郡涇陽人尚書令

上順帝疏

臣聞之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
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

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
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
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
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
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
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

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
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
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
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
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
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
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
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

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之戮生於墮骨覆尸之
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
相望與同疾疫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
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
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
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
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
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

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
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
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
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
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
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
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
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未
世不刊

諫封阿母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
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
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
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
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
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
義也夷齊賤爲匹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
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
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
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
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吏民所怪

周舉

字宣光汝南人

災異對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
請雨又下司隸禱祀名山大澤詔書下策問
舉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
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
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
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
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
郡人弘農太守

上書求自効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糶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憎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賢良方正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詐是聞又因緣嬖

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始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函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爲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

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平羌疏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

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

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刺交州賴史牽顛之清猛

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

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

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

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矣自島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

也島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

矣孫未若奉法具起不如孫武具將也言若求

書不知郡守奉法使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

其區區

上書自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俞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
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
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
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
糺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
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
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得失對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
使從福神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
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
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
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
門李膺王暢孔昱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
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
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
可弭後福必降

黃瓊

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香之子司空

疏行籍田禮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旣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補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李固

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大尉從事中郎

對爲政所宜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闕之天心效於成事

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
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彫薄
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
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令
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
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
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
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
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
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
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
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異及諸侍中還居
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
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
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
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
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
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
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廸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
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
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
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
化導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
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
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減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
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駁議大兵遠發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
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
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
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充豫四萬人赴之大將
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
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
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

東漢疏
卷之五
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千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

杜喬

字叔梁河內林慮人太尉副

諫封無功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王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東漢書疏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

東漢書疏卷之五

秦漢書疏

東漢

秦漢書疏

東漢

東漢書疏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東漢書疏卷之五

終

東漢書疏卷之六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桓帝

袁著

汝南人
郎中

上書論梁冀

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

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灾今大將
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
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
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
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寇榮

恂曾孫
侍中

亡命上書請罪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
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靈後作人父母先慈愛後

威武先寬容後刑辟白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
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
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
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
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
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
嚴棘之下質正也
確實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
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
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
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

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
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
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昔文王
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
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
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
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
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
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
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

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
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
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
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
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
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
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
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鮮衆
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
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穿步設舉趾觸罟罟動

行絳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未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寃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父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勾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

爰延

字季平陳晉外黃人五官中郎

上言客星經帝坐

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
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
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
遠陛下以河南尹鄒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
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黷
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
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
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武帝
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

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
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主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
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
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
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
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
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
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

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讓
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
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臧旻徐州從史

上書訟第五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
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
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
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
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

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
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
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
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
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
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
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
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
能計是力不足
以禁之法當公
坐故云公負也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
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
入地之恨

陳龜

字叔珍上黨泫
氏人度遼將軍

上疏陳時事

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
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
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
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
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堵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
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
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
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徃歲并州水
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
更錢也老者慮
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危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

陛下爲父焉可不日具勞神

書曰文王至于日垂中具不違戰食也

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
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
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
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
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
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
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
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
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
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
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召牧守去斥姦殘又
宜更選匈奴烏栢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
之法今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
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
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太原太守

疏薦賢材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

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
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
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上書救李雲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
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嘗領
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
觸龍鱗冒昧以請

楊秉

字叔節震中
子太尉

諫微行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
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
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
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
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
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
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

前書曰代郡太
守任宣坐謀反

誅宣子子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杖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奏去宦官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減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曰

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

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

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

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案中

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

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

刑邴歆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之書之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閻職之妻而職駮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

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哉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

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以此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為後敗四佞即四凶也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

劉陶

字子奇潁川潁陰人諫議大夫

灾異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灾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

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猶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

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書曰伊尹相湯代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

也詩曰檀車

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食不即損

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

起始自布衣

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

拾暴秦之敝追

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

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

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

於春囿鹿子曰麀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

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冤貧餒者作飢

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

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

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

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

以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督咸陽令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

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

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

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

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

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

馬威揚朔北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

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

時之義於韋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

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錢貨議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

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

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鳧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

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

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

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

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

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

乎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

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

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

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

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

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

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

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馱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後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鍤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

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

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

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

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

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

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注云壞滅之

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

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

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見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白駒之意昇營傍惶不能監寐

白駒喻賢人也伏念當今

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

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織

枯之木

函牛之鼎謂大鼎也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

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李雲

字行祖井陵人白馬令

露布上書

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

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

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灾頻降雲乃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

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灾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劉瑜

字季節廣陵人侍中

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諸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番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

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

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

始垂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

一聘三女天子一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今女嬖令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

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

為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梅

淫或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或蟲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

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

不詹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怨曠作歌

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

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

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

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

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

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氏藁莒戰死其

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

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

覆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

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

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
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
豈不痛哉又陛下以此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
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
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
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
設置七臣以廣諫道考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謂三公及前
疑後承左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
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
和平德感祥風矣

孫程宦者涿郡新城人

上言救虞詔

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
立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
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
拘繫常侍張防藏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襄楷字公矩平原人

疏論災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

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柘之葉有傷

枯者臣聞於師曰柘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柘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霽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質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關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諫

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巳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庶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

况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爲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

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諱秦

秋後傳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

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咸陽過瀉池

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

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

有頃云今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

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

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

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

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

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
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
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大學
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
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
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
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
千古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
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
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

楊喬

字聖達烏傷人

疏薦孟嘗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
多貪穢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
人物無資貧者死饑於道會稽孟嘗到官革
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
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
之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貞忠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

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

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禽息秦大夫薦百奚而不見納

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腦乃播出口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

史弼

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比軍中侯

請抑渤海王

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

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盜之變竊聞
渤海主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
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
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
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
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
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
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
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
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而懼大獄將興使者相
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
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竇武

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城門校尉

諫繫黨人

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
考遠末康元年上疏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
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
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
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

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
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誦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
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
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
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
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
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

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
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
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
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
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
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
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
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
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
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
在德爲瑞無德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
慶

黃瓊

疾篤上疏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
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
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
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
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

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
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
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
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
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隄民鬼慘愴賴皇乾眷
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
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
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
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
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

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大平而即位以來
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
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
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
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王故太尉李固杜
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爲報而坐
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
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
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
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
雲獲免而雲旣不幸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
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
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
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末昔爲沛令
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
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
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
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
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

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竒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勒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荀爽

字慈明潁川
潁陰人郎中

便宜策

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

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

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玉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遠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鳩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芟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

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

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

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崔寔

字子貞涿郡安平人
駟之孫時爲郎

上政論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
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
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
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

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
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
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
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
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
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
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京公以臨人景公
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

輒創制中興之至亦在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
民周穆有關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
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
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碩士闇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荀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
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
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
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

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
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
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
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
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
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
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
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
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

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
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
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
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
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
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
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
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
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

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
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旣殞其命笞撻者徃徃
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
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
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
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少欬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
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
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
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

石而百獸舞若不然而多爲累而已

陳蕃

疏駁衆議

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諫桓帝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導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

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
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締象失
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
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
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
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
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
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楚
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
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
公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
廢居西宮而不見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

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
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
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
尚書三公使褒貴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諫獵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番上疏諫曰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校
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繫于遊田虞舜成王

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上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頰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復諫桓帝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踈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

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殿丹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郡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救李膺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上疏極諫

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言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

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私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於漢恨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

疏理李膺

李膺為河南尹時死陵大姓羊之群死北海郡城罪元群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糾姦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

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首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拾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蠶助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

漢書疏卷之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七

漢靈帝

劉陶

盜賊疏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
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
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

明武昌吳國倫校

將帥皆多段頽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
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
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
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
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
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
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
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日
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

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
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家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陳宣

字子興沛國蕭
人諫議大夫

諫塞雒水

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

宣諫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
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

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
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應劭

字仲遠汝南南
頓人泰山太守

駁募鮮卑議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
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
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棄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
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虛落之居
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
至玄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董爲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
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

蔡邕字伯喈

條上七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

引咎咎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灾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迎氣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真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徃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大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
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咎風霆灾妖
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
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
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
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
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瞻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
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福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
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
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
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

爲勞褻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則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應詔上封事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
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
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
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
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侷於天府死則丘墓
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
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顛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
長水校尉趙珰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
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
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
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
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
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
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

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
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
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

上書自陳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邵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
張宛長休百日邵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
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邵
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
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死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
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邵參驗臣得以學問
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
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
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
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
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思謹除凶致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
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
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
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
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
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
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墘誠寃誠痛臣一
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弁坐則
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

諫伐鮮卑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歆立功自効乃請
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
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
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
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
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
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
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晉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智背之癘疽方
今隄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
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
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

朝爲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
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
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
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
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崖繩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
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
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

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
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

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
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
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
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
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
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
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
能復陳臣初決罪雜陽語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
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
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

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備於吏手不得頃息今辭
悲無由上達既到徒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
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
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日在布衣常以爲
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
者臣所師事故大傳胡廣知臣願識其門戶略以
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稽察思惟二十餘
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季等
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

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願
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
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
參思圖牒尋釋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
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關胡廣所校二十年
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
能遠望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
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
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
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

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
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
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
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
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
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
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
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
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
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對論天蜺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
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
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

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
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
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
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
生占不空言

陽球

字方正漁陽泉
州人司隸校尉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
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
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
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
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
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
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
消天下之謗

審忠

字公誠梁人
郎中

上書請誅宦官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
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
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
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
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

聚會群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
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
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
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及蓄財貨繕脩第舍連里
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
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
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
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莽

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竒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滷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

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楊賜字伯獻秉子司徒

上靈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其

夫皇極之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虺為女子居陰之類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

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

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

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暇仕於鄭欲內厲公故

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群臣觀察

左右以省姦諂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

公不覺果移於傳報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

幾而作夫女謂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

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

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
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

復諫靈帝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
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
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
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繁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

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
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
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齊無鹽邑之女年
十行嫁不售自
謂宣王舉手拊膺曰殆哉殆哉外有二國今王之難一國西有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此殆也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王重萬人罷極
陵崩苑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王重萬人罷極
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諛被強於左右此
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
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夜繼晝外不修諸
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

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主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

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鷓俱以便
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
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
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
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
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
脩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
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仰止庶幾思庶政無敢
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進受師傅之位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
悽之心哉

諫開苑囿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
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徃焉先
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
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
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
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

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

呂強

字漢盛河南城
臯人中常侍

上疏陳事

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爲
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簿
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

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

輟裂以掩朝廷之

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
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
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
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垂刺稼穡荒蕪蔬草有實
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
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
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
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

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

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

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

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

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曠所生也况終年積聚豈

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

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

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

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

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

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

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

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堊似土白

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

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君如杆民

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

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音于屬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三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頰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大臣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頰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

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使

刺客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

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

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

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

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

路開眾怨以弭矣

諫靈帝

時帝多稽私藏牧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

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
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
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
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
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
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
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
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
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知迷惑願陛下詳思
無以正賢習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願陛下詳思

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謝弼

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郎中

上封事陳得失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
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
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
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
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
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
下有救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

侵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孝和皇帝不絕

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

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

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

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

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

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大傅陳蕃輔

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

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離徙銅蕃身已

往人百何贖詩曰如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
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
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
惟陛下裁其誅罰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議郎

疏抑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
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
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
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
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
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

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陛下宜思虞舜四

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

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

言國之福也

對靈帝問

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

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凉州詔會公卿

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

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

對曰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

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凉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

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

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

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

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

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
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陸康

字季寧吳人
議郎

諫鑄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
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
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
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

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
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
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
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稼災自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
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
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盧植

字子幹涿郡
人議郎

上書論禮經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丰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司隸校尉

對誅張顛

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逃匿凡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

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東漢書疏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往人百何贖詩曰如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
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
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
惟陛下裁其誅罰

傅燮

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議郎

疏抑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
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
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
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
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
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

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陛下宜思虞舜四

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

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

言國之福也

對靈帝問

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

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凉州詔會公卿

百官烈堅執先議爨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

安尚書郎楊贊奏爨廷辱大臣帝以問爨爨

對曰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

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

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凉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

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

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

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

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

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
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

復諫靈帝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
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
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
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繁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

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
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
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齊無鹽邑之女年
十行嫁不售自
謂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外有二國今王之難一國西有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外有二國今王之難一國西有
陵崩苑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王重萬人罷極
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諛被強於左右此
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
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夜政此四殆也
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

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主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

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鷓俱以便
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
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
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
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
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
脩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
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仰止庶幾思庶政無敢
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進受師傅之位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
悽之心哉

諫開苑囿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
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徃焉先
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
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
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
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

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

呂強

字漢盛河南城中常侍

上疏陳事

強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簿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

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

輟裂也以掩朝廷之

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垂刺稼穡荒蕪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

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

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宮女無

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

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

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曠所生也况終年積聚豈

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

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

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

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

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

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

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

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

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堊似土白

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

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君如杆民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音于屬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三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頰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大臣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頰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

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使

刺客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

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

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

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

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

路開眾怨以弭矣

諫靈帝

時帝多稽私藏牧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

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
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
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
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
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
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
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
觀面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
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知迷惑願陛下詳思
無以正賢習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願陛下詳思

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謝弼

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郎中

上封事陳得失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

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

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
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
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
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
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
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爲
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
下有救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

侵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孝和皇帝不絕

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

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

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

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

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

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大傅陳蕃輔

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

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離徙銅蕃身已

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東漢書疏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丰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司隸校尉

對誅張顛

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逃匿凡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

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
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陸康

字季寧吳人
議郎

諫鑄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
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
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
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

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
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
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
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稼災自生
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
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
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
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盧植

字子幹涿郡
人議郎

上書論禮經

爲勞褻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則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應詔上封事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侷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求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顛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珰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
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咎風霆灾妖
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
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
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
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
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瞻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
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福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
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
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
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

蔡邕字伯喈

條上七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

引咎咎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灾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迎氣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真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徃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大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將帥皆多段頽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
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
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
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
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
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
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
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日
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

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
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家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陳宣

字子興沛國蕭
人諫議大夫

諫塞雒水

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

宣諫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
如爲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

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
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應劭

字仲遠汝南南
頓人泰山太守

駁募鮮卑議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
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
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棄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
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虛落之居
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
至玄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董爲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
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東漢書疏卷之七

漢靈帝

劉陶

盜賊疏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

明武昌吳國倫校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
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
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
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
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
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
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墘誠寃誠痛臣一
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
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弁坐則
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

諫伐鮮卑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歆立功自効乃請
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
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
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
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
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

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
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
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
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

上書自陳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邵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
張宛長休百日邵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
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邵
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
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死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
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邵參驗臣得以學問
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
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
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
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
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
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思謹除凶致

朝爲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
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二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
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
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
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崖繩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
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
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
曰可矣

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
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
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
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晉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智背之癘疽方
今罷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
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
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

筭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舊注考按連年往往願
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
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
參思圖牒尋釋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
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關胡廣所校二十年
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
能遠望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
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
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
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

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
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
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
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
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
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
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
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
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
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
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
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
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
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
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
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
能復陳臣初決罪雜陽語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
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
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

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備於吏手不得頃息今辭
悲無由上達既到使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
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
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日在布衣常以爲
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
者臣所師事故大傳胡廣知臣願識其門戶略以
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稽察思惟二十餘
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季等
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
消天下之謗

審忠

字公誠梁人
郎中

上書請誅宦官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
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
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
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
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
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

聚會群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
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
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
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及蓄財貨繕脩第舍連里
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
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
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
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莽

對論天蜺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
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
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

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
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
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
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
生占不空言

陽球

字方正漁陽泉
州人司隸校尉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
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
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
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
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
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
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楊賜字伯獻秉子司徒

上靈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其

夫皇極之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虺為女子居陰之類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

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

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

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暇仕於鄭欲內厲公故

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群臣觀察

左右以省姦諂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

公不覺果移於傳報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

幾而作夫女謂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

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

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竒子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痛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

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東漢書疏卷之八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獻帝

孔融

字文舉魯人北海太守

諫復肉刑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

一人是下常有千人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

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

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

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為少傅崔杼

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左傳楚

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

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聘而告曰太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趙高

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趙高

英布為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

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

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

王謀反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是絕人還為善耳

雖忠如鬻權左傳初鬻權強帥楚子弗從臨之以

兵懼而從之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

大焉遂自刑楚人以為大闢君子曰鬻權可謂信

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如卞和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

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

又則其右足是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

泣於楚山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

人改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

辭不就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治學兵法涓事

而去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

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

法以為師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

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秦悍勇而輕齊

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曰為五萬竈

明曰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

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

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

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
 軍大亂相失灑消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
 豎子之冤如巷伯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
 名矣宮中故謂之巷伯被讒將刑
 寺人孟子傷而作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劉向字子
 詩以刺幽王也才如史遷達如子政宣帝時
 上言黃金可成上令與尚方鑄作奉費甚多方不
 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向
 博物洽聞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尚
 通達古今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尚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穆公之霸秦秦
 復歸於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公之霸秦秦
 使孟明曰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
 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
 使為政遂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曰賓之
 霸西戎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衛武公
 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陳
 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歎不知其為惡也陳
 湯之都賴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魏
 發諸國負恟郢

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
 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
 尚復為雲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
 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
 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疏處劉表

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

曰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
 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

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
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
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
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矣必宜隱忍賈
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
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王師敗績不書晉
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孰敗之實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
也前以露表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
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
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

逆主萃淵數郤出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執
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
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
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讜今尚父鷹揚方叔翰
飛王師電鷲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
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藜會稽得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隗氏後至禹殺而僂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陳庭史記曰有隗陳縉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隗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

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

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黃能入寢左傳曰

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

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

絲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二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

晉侯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誠祀者

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位生

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四月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史走問諸朝師曠曰晉叔仲惠伯會

邾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土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

併三六為身非夫冷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

如筭之六也

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

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

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曰當更饋

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由余其先

人戌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

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

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

其志為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
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史
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春申君以趙人為蘭陵令
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
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
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
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
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漢朝
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追臣衡於平原

前書臣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揚

將軍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
辭衡為議曹吏薦衡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於帝帝以為郎中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

疏請討袁紹

臣聞皇羲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
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
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
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
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
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
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
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告父兄至使大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
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
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
怨莫不咨嗟紹罪曰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
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早囊施檢文稱詔書
昔亡新僭侈漸以聖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
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
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
紹與故虎牙都尉劉歛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
有功效而以小忿在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
貪恠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
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
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
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
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太紹遣小將盜居
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
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
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
致菁茅誅曹衛以虛無禮臣雖闕其名非先賢家

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
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績桓文
忠誠之効

袁紹

字木叟汝南汝南人

上書自訟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
貴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歎而當墮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
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

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繫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墮霜之應故鄒衍之婦何能感
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
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
崩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
司諗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
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
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危困時進既被害
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劔翼

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
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
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
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
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
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
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
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歛馬孟津軟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
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
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
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
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
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
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
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
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

矣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
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
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歧銜命來征宣陛下含
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
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
勤格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
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
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
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
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
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
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釀成
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歎於杜郵
也太傅日磬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
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爲

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塞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戶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應劭

奏定律令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太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

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
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
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
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
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繁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
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
亦寶燕石緹緝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
文之族無乃類施尹文子曰鄭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
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
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
鼠也因謝不取問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
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
七日端冕之衣繫之特性革履十重緹巾十襲密

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甕不
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堅匠之心藏之愈固守

之彌謹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

所以代匱也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
無棄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

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
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通字是用敢露頑才廁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荀悅字仲豫秘
書監侍中

奏論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
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

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
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
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
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

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
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
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
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
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
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奏置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帝善之

先主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

聖德威靈人臣回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未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新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

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
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
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
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
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耀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
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
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
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
師卒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

萬分謹拜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九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
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
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
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
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遂

明武昌吳國倫校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諸葛亮

字孔明南陽人丞相

爲先主定計

蜀漢先主屯親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

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龐統

字士元

議取成都

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一子旣服將軍

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
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臣不懈於內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
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
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

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
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
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
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
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
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
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
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
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
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
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
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

上言勿正吳罪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
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
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

得計非策之上者昔考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晉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

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東漢書疏卷之九終